

桂岳书系之二



韦卓民

论著选

物是中国的，好的，力及民生
的自信，从而相信，现在席卷全国
不会使他们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是
不仅只希望中国人民能站稳脚跟吗？难
的撞击不正是启发全人类的大好机会？
加利用就让它轻轻溜掉吗？难道我们仅
表面的任意的改变和机械性的融合？我们
试做一些更深层次和更有建设性的事情呢
目标不是做一些贴贴补补的工作或纯粹的
是一个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和全面的融合

W Z M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岳书系之二
W Z M



韦卓民

学术论著选

韦卓民 著
高新民 选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武汉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韦卓民学术论著选/韦卓民 著,高新民 选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2
(桂岳书系)
ISBN 7-5622-1794-7/C·29

I. 韦… II. ①韦… ②高… III. 韦卓民—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8158 号

WEI ZHUOMIN XUESHU LUNZHU XUAN

韦卓民学术论著选

© 韦卓民 著
高新民 选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段 维
责任校对:潘昌胜

封面设计:刘福珊
督 印:朱 虹

开本:850×1168 1/32
版次:1997年12月第1版
印数:1—1 500

印张:15.75 字数:400千字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识的材料，即观察所集的材料，进行其科学研究。观察是一切知识的根源。

七、培根是怎样理解观察的

培根在其「新工具」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科学之所以停滞不前^种的原因，并指出

其原因之最大者是材料^{在能}研究的标的未明确^{明，能看，以便}，可是目标纵然不

错，而他们所走的途径亦是错误的，不可通的。人们如果正确地观察一番，他们一定会看

到一件可惊的事情，就是没有一个人肯慎重地以有條不紊的实验程序直接以感

官起首，为人类的理解力开辟一条道路。（注一）新工具第一卷箴言八十二）那就是

说明确定了科学研究的目标之后，首先就要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观察和实验。由观

察^{才能}而得到经验。如果经验是自然出现的，就叫做偶然的。如果你是有意识地求它的，就

叫做实验。（注一）可是，观察与实验，据培根的看法，都应该有其一定的程序

的。过去固不是没有实验，却过去人所做实验的时候，不是在暗中摸索周围的一

出版前言

华中师范大学是由华中大学、中华大学、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等院校改制、结合、发展而成，前后总共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它的前期校址主要是在武昌县华林，50年代初迁到武昌桂子山。先后两处校园，林木蓊郁，四季花开，啾啾的鸟语应和学子的诵读，馥郁的花气溶渗清雅的书香。一个世纪以来，它所培育的英才，如茂林群芳，给祖国河山增色添彩。在这里工作过的教育家、革命家和各门学科的专家，为我们民族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经验与智慧，不但构成现代教育史、学术史中可贵的篇章，而且在今天和此后继续具有鲜活的启悟力，激励后人去思考、去创造。

每当我们回顾校史的时候，必然要回忆起循循善诱的老师们的音容笑貌，其中卓有建树的学者更使我们景仰。

30 年代之初,一位著名的大学校长在他的就职演讲中说过,“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华中师范大学及其前身的师生名录中,不乏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大师,他们是群山中的五岳,众星中的北斗。例如,担任过华中大学理学院院长的桂质廷先生、卞彭先生,前任文学学院院长后任校长的韦卓民先生,中文系教授包鹭宾先生、傅懋勳先生、游国恩先生,历史社会系教授许烺光先生,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建校委员会主任委员潘梓年先生,华中师范学院院长杨东莼先生;又如,中华大学的校友王亚南先生、冯友兰先生。我们不仅一向以这些先生的名字为骄傲,更愿以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成果为榜样、为财富,从根本上强化学校的建设,使高等学校稳稳地站立在文化的峰顶,名副其实地、当之无愧地成为拥有和输送大师的园地。“桂岳书系”就是基于此种目的编辑出版的。现在推出的是第一辑,是在华中师范学院担任过教职的几位先生的著述,即杨东莼、韦卓民、钱基博、张舜徽、詹剑峰五位先生的学术著作选集;第二辑争取收罗范围有所扩展,收入在华中大学、中华大学等校和华中师范大学工作的优秀学者的著作。

前辈的成就是让我们仰止的高山,却绝不是一个极限。巨人总是愿意用自己的肩膀托起后来者,创造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期望老一辈的鸿篇不断有新的知音,期望一代一代新的学人走进“桂岳书系”作者的行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3 月 17 日

序*

王元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编选《韦卓民学术论著选》，作为“桂岳书系”的一种出版，嘱我撰写序文。最近因身体不太好，自去岁尾至今，一直未能动笔，商得出版社同意，谨以原先为该社所写的“韦卓民遗著出版前言”为代。

1997年2月13日

卓民先生逝世已有十多年了，他是我父亲的同窗好友。少年时父亲曾以卓民先生手不释卷的好学精神勉励我勤奋读书。他说，卓民先生每逢假期都定下阅读计划，读书之多

* 这编“序”是王元化先生应华中师范大学“韦卓民遗著整理小组”之约而写的，前此曾作为韦卓民译《纯粹理性批判》、《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步》（均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两书的“出版前言”。

令他敬佩。30年代初,卓民先生在武昌华中大学主校政,那时我刚进中学,适值长城抗战,局势日紧,北平谣诼纷传,一夕数惊,我们举家南下暂避,整整一个暑假就寄居在华中大学校舍中。这时我第一次见到了卓民先生,当时他曾利用余暇授我们几个孩子《大学》和《中庸》。暑假后,北方局势暂告缓和,我们全家回到北平,从此一别就是30多年。60年代初期,卓民先生利用暑假来沪探亲访友,重新见面时我已进入中年。那时我对黑格尔兴趣正浓,提出要向他请教,他慨然应允,并约定通信讨论。他回武汉不久就按约定开始实行了。我们大约十天左右就通一次信,书札来往颇为频繁,十年浩劫曾一度中断,并将那些信件全部销毁,直到1973年才又继续通信。这些信我保存下来了。几年前,我曾从中选出几封以《关于黑格尔〈小逻辑〉一书的通信》为题,发表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上,以表示我对卓民先生的悼念。

卓民先生素重康德,他曾向我谈过,他对康德的评价远远凌驾于黑格尔之上,并要我攻读康德著作。解放后,他的近300万字的译著,其中有关康德的就占了绝大的比重。他逐译的康德著作,就国内来说,不仅数量最多,而且在质量上也堪列上乘。比如,《判断力批判》这部书的上卷原是由别人译述的,后来出版社改请他续译下卷,就是因为编者认为他更能胜任的缘故。他早年留学美国,在哈佛获硕士学位。后又留英,在霍布豪斯门下就读,其时,他遍历欧洲几家著名大学深造,历时数年,得博士学位。他不仅精通英、法、德、俄诸语种,也精于拉丁文。这对他的研究和翻译工作极有裨益。他不是那种偏执一隅之解的学者,在学术上仅做一家的功臣,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拘囿在狭窄的范围内。他学贯中西,深知融合古今、触类旁通的重要。他生前曾向我说过,他留学英国时,打算钻研佛学,曾向一位年老的英国女专家请教。当他得知,欲通佛学,须懂巴利文,而学这门古文字又非三五年不可,才废然而止。尽管如此,他还是读了不少汉译梵典,并与我国佛学专家结交。我

认识熊十力先生并向之请教,就是经卓民先生介绍的。卓民先生也精于黑格尔哲学,晚年撰《黑格尔〈小逻辑〉评注》,此书包括部分重译、注释、评论,约75万言。他逝世前估计至少已完成30余万字。他逝世后,翰伯正主持商务工作,我曾向他呼吁,收集遗稿出版,以嘉惠后学。可惜不久翰伯即染病瘫痪在床,陈原同志得知此事后向我函询,但因不知遗稿下落,事遂告寝。我为此一直深感遗憾,现在华中师大专门成立了卓民先生遗著整理小组,筹划出版先生文集,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我希望上述卓民先生的《评注》也能编入集内。

我和卓民先生通信时,常提出一些疑难问题向他请教,有时也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请他指正。他的复信往往对所涉及的著作从体系、用语、体例直到读法和参考资料提出有益的指导,而且也间或评论其中利弊,耐人寻思,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到老一辈学者那种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卓民先生在复信时,往往为了一段话,甚或一个术语,查阅各种版本。倘手边无书,没有查到,即在信中言明,而不肯含糊过去。他对黑格尔的用语,大多几经推敲,决不望文生解,真可说是“一名之立,旬日踟躇”。这种功夫在今天有些人不屑一顾,甚至轻蔑地加以“繁琐”的恶谥。因此,在一些理论文章中遂造成不求甚解、以讹传讹、概念混乱的种种弊端。我们的通信是私人信札,卓民先生对国内某些哲学家的评语,未遑斟酌用字的轻重,也许未免有欠妥之词。他在一封信中,曾谈到我国思想史方面的贫乏,勉励我说:“世兄其与我共勉之”的话,至今仍时时促我勤奋,使我对自己的怠惰荒疏感到内心的疚责。后来,我的兴趣转向思想史方面,应该说卓民先生的那句话是起了很大影响的。他的来信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提出的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式的产生背景,以及中世纪将其普遍化,以致黑格尔对它进行批判时,由于没有究明原委,终未切中肯綮,这些意见颇值得注意与进一步探讨。卓民先生不是孤立地去评价某一观点,而是追源溯流,以明其

脉络,弹其统系。这种方法,尤足珍视。例如,他对黑格尔《小逻辑》中的推理理论,就是上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传统形式逻辑,下及以后发展起来的关系逻辑,从推理理论的流变及其史的发展,把黑格尔的一些观点放在这样背景上进行剖析与评价。这也是值得注意并可资借鉴的。

说来惭愧,卓民先生屡次来信嘱我钻研关系逻辑,但由于当时疏懒和多病,未能抓紧学习,终未入门。如今精力渐衰更不能存此奢想了,辜负了先生生前的殷切期望,每一念及,辄觉怆然。卓民先生指导后学是不辞劳苦、不怕厌烦的。他回答我问题的复信往往多至十纸以上,且正反两面书写,笔划清晰、端正,几乎从无圈改涂抹之处。当时他已年近九十高龄,除了学校交托的任务,始终在从事写、读、译、著工作,从不中辍。他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可以说没有虚掷寸阴。有一次,接到他的复信较迟,读了之后,才知道他有好几天发高烧,已卧床多日,这封信是他起床不久,就连忙作复的。我一边读信,一边感动不已。对照前辈,我愧然觉得自己不能严于律己,以致虚度了许多本来可利用来学习的大好光阴。如今愧恨无及,谨书以自劾,以勉来者。

我以上面简短的话,作为卓民先生遗著出版前言,一方面是对他的纪念,另方面也把他那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诲人不倦、勉励后学的精神记录下来,作为我们后学者学习的榜样。我所接触的老一辈学者大都具有为我辈所不及的这种长处,他们身上的这些优点是应该一代代传下去的。

1990年夏改作于沪上清园

目 录

论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思想体系	1
论培根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	13
培根论“模”	19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重译缘由与经过	27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读	33
裴顿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康德的经验形而上学》中译序	80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解读	89
康德《判断力批判》解读	127
卡斯拉《康德〈判断力批判〉解义》序言	149
卡斯拉《康德〈判断力批判〉解义》译后记	154
康德《一切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译后记	157

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

——《黑格尔〈小逻辑〉评注》导言 159

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原理与范畴体系

——《黑格尔〈小逻辑〉讲解》导言 172

精神哲学、灵魂学与精神的本质及其发展阶段 189

形式逻辑教学图解的商榷 195

逻辑研究的一般性质 213

恩格斯论归纳法 228

《形式逻辑纲要》后记 245

关于逻辑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47

亚里斯多德论概念 255

亚里斯多德形式逻辑的发生、发展与其变化 268

对法朗士·培根关于科学研究问题的贡献和

他的逻辑归纳法的估价与批判 282

培根的科学方法论与偶像学说 297

浅论科学研究的方法 320

古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及其对中华民族性格

的影响 331

佛教净土宗以信得救的教义及其与基督教的关系 ... 341

简论基督教神学的教学与研究

——《华大神学刊》发刊词 356

基督教的基本信仰 359

信仰与人生

——《使徒信经》探究	382
试论基督教的中国本土化	394
基督教学校的行动方向	400
我所亲历的欧美高等教育	402
四十年来我国基督教的高等教育	410
华中大学前途之展望与规划	419
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	424
论中国文化和道德在形势变化条件下的保存	437
孟子之政治思想	448
中国文化改变中青年应有的态度	466
论东西文化的融合	470
附 录	478
韦卓民传略	478
韦卓民著述目录	483
编后记	490

论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思想体系*

亚里斯多德的思想体系,概言之其根源有三。第一,他生长于古代希腊奴隶社会之中,其家庭又和马其顿的统治者联系很深。他作为一个思想家,就意图在其国家学说和其经济学说中掩盖奴隶主国家的阶级剥削本质,认为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只是由于财产的不平等,而看不见当时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于是他才有这种说法,认为奴隶不过是躯体,不过是“会说话的器械”,只有和植物共同的消化养料与生产的两种机能,和动物共同的感知,而无人类特有的理智。惟有统治者才有理智而能运用思维以控制一切情欲,使之纳入正规以致中和而得安谧。这种说法,无非是要

* 选自《亚里斯多德逻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4章。标题略有改动。带*之注释为编者所加,下同。

替执行镇压劳动者阶级职能的奴隶主国家的统治阶级加以辩护。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荒谬理论，竟出自古代希腊大思想家亚里斯多德的手笔，为阶级决定思想之又一明证。执此以看亚氏的政治学和伦理学，其本质所在，就明若观火。第二，亚里斯多德是柏拉图的入室弟子，亲炙柏拉图者凡 19 年，其在柏拉图学院之后期，虽然与其师的学说不无出入，在某些地方并曾与之分庭抗礼，但大体上许多还不能逃脱柏拉图的樊篱。即举上面治人、治于人之说，拿来同柏拉图《理想国》之分公民为三个阶级：统治者、武士、劳动者，其劳动者只应竭力于生产，不问政治，完全受其他两个阶级所指挥、所控制，惟有统治者之职能才是运筹帷幄、发号施令，那种说法相比较，又何以异？师徒之同为一丘之貉，可以断言。此仅言亚氏之政治学说。至于亚氏的哲学，形式上似青出于蓝，但其本质仍不过是柏拉图思想的变态。例如，最显著之一点，是柏拉图把理念和现象的两个世界完全割裂，认为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无非镜中之花，水中之月，色即是空，无有是处，两世界之间，横着一条鸿沟，不可逾越。而亚里斯多德则认为物体最后的基体是质料，由之而产生一切物体。质料是永恒不灭的，却我们不能把这质料看为唯物主义的物质。亚里斯多德的质料不具有任何固定性。质料还不是现实性而是可能性，只有当它和形式结合起来的时候，才变成现实性。据亚里斯多德所言，形式才是积极的、能动的原则。形式才使质料得到确定性。形式在亚里斯多德的希腊语是 *proteron ti phusei*，而质料是 *proteron prosimās*。前者是“普遍原则”义，德文的 *schöpferischer Begriff* “创造的理念”义；而后者是感性认识的个体。故据亚氏之说，质料只是可能，只是潜在，形式才是能动，才是实在。物体的运动和发展是形式的作用。质料只是体现形式，而且为形式实现的阻碍。亚氏之这样把形式与质料结合起来，把柏拉图的理念与现象结合起来，以发展这一观念来说明两者之联系，实胜其师一筹，但是以究形式与质料之

极,则在亚氏发展的程序中,其最低最下者虽不能是无形的质,而其最高最善者是无质的形,即其所称为神者,仍是与物分离。岂非亚里斯多德对于其师柏拉图之唯心学说,欲加以批判而未能,结果仍然把心灵看为身体的形式,把神看为一切形式的最后形式。所以列宁在其《哲学笔记》中有这一句话:“亚里斯多德如此可怜地抬出神来反对唯物主义者留基伯(Leucippus)和唯心主义者柏拉图。”^①由此可见,亚里斯多德对于柏拉图思想影响之挣扎,终之不免陷入神秘的概念中,是皆亚里斯多德留居柏拉图学院近20年之所致。教育与社会环境的潜移默化其为力有如此。第三,亚里斯多德生于当时希腊最著名的世传医生家庭,属于亚士克拉皮也族。亚士克拉皮也,希腊语为Asclepiad,从医药之神Aesculapius或Asclepius而得名。其族屡代产生名医,为王者御医。亚里斯多德的父亲尼可马克斯(Nicomachus)即马其顿王室的医生。因之,亚里斯多德和马其顿的统治者发生密切的家庭关系。他的父亲虽早死,亚氏为其母抚养成人;却当他幼年,曾受过医生的生理解剖训练,遂养成他对于生物研究的兴趣,终其身而不衰。据亚氏的遗著,他所研究过的动物近520种,比之今日生物学所知道的动物50万种,当然是有天壤之分,但以当时计,则亚氏的生物学研究已无出其右者。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比较解剖学和比较形态学的方法,所观察的不只是动物的外形,而且是其内部的结构,不只是长成的动物,而且是由胚胎以至于死亡。他曾研究雀鸟繁殖的移动,鱼族在水中的浪游,并且追求其移动及浪游之故。其兴趣所及,是从动物的生出、生长以至其种类的进化。亚氏的生物医学说,实在可说是生物进化论的先河。其观察的结果,如“四足兽之胎生者皆有毛,其卵生者皆鳞类”等等,都成了生物学的定论。早在2400年以前亚氏已将鲸类区别于鱼类,其对于鱼类鳃的观察,尤其是进入

① 列宁:《哲学笔记》,俄文版,第264页。据《苏联大百科全书》所引。

精微,对于墨鱼的研究极其详尽,其对于动物的生育研究,特别地多,且著有专论。像这样对具体事物的观察,对动物发生发展的研究,自然要使亚里斯多德在自然界中认识了多少存在于事物转化与发展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倾向。但是在其解释动物怎样由一形态过渡到另一形态的转化时,亚里斯多德又提出所谓“隐得来希”这一概念。entelekeia^①——“隐得来希”者,即“实在性”义,如上引后句有云:行动是终极,而实在性即行动。即“实在性”一词亦是由“行动”一词而来,意味着完全的实在,亦即《苏联大百科全书》所说:“他所谓‘隐得来希’就是运动所达到的结果、运动所达到的目的。”“而这种目的、结果在运动开始时只能呈现于观念中。这样提问题的结果,使他得出唯心主义的结论,认为每一存在都含有自己的内在目的。”^②因之,亚氏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所体会到的辩证法的因素,又沉没在其师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之中,使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成分在他的思想中总是纠缠在一起。表现出来,时而唯物,时而唯心,摇摆不定。我们是这样看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根源的。

谈到亚里斯多德的思想体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首先体会到他受之于其业师柏拉图的宇宙观。柏拉图把宇宙看为一个宝塔式的体系,塔顶是最完全的存在,其下各层,离巅愈远,则其完全性与发达性就愈差。处于塔顶之存在,是最完全最发达的,故为宇宙中之最真实、最完善、最合理的。惟其已是最真实、最完善、最合理,故不须再有所改变,因其真实性、合理性与完善性,已是无可复加的了。塔之顶是如此的,而塔之底则反是。存在于塔底的,是人们

① 见亚里斯多德:《论心灵》,标准页,412a,第27行;《形而上学》,标准页,1050a,第23行。

② 参见《苏联大百科全书》,又见《亚里斯多德》,单行译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0~11页。